

東京殘奧會5日閉幕，運動員要走上世界頂尖的舞臺競技，不論身體健全或殘障，都需要揮灑多年汗水、抹掉不少淚水才可成就夢想，今年還要克服疫情帶來的困難，每個在運動場上發熱發亮的身姿都值得喝彩，不過他們背後还有不少幕後英雄，除了教練、裁判等為人熟知的角色外，為傷殘運動員提供支援的

人員更多，不只有打造義肢的設計師、維修輪椅的技師，還有貼身照顧運動員的家人，甚至動物，齊集整個團隊的力量，才讓他們可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礙，在賽場上一圓奧運夢，在殘奧會曲終人散之時，讓我們亦向一群「無名英雄」獻上掌聲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健威

幕後成就殘奧夢 無名英雄繁如星



●殘奧人員協助女子三項鐵人賽選手前往單車區。美聯社



●部分殘奧項目需要助手參與。法新社



●技工為選手提供維修服務。網上圖片



●跑手與領跑員並肩作戰。網上圖片

矯形技師

急救隨傳隨到 全日無間服務



●矯形技師每天提供服務。

在幾分鐘內幫助運動員調整義肢或修好輪椅，保障殘奧運動員順利參賽的上百名技師，也是東京殘奧會上的主角。

來自24個國家的矯形技師每天都在東京殘奧村的修理車間內，或者在比賽場館裏，為運動員持續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幫助。矯形技師提供的「急救」措施包括：免費修復磨損的輪椅車輪，調整或更換複雜的零件和破損的設備。

在殘奧村的車間裏，矯形技師每天都在為前來求助的殘奧運動員提供服務，無論這些運動員來自哪個國家，抑或其使用的設備屬於哪個品牌。

28歲的貝爾納迪諾是一名下肢義肢矯形專家。9月4日，當電話響起時，他正在輪椅網球場「待命」。接到求助電話後，他馬上帶着背包和工具趕過去，當場就修好了美國選手的輪椅。貝爾納迪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：「你必須儘可能快地趕到現場，迅速考慮好要帶什麼工具，如何解決問題，才能到賽場之後馬上處理好問題，並幫助運動員展現出最佳狀態。昨天這樣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兩次。」

雖然受助的運動員最終並沒有獲勝，但依然流着淚感謝矯形技師在關鍵時刻提供了幫助。



心理醫生

治癒選手心靈 無形拯救生命



●殘奧運動員需克服身心障礙。

殘奧運動員除了要克服身體上的障礙，心理壓力亦對他們形成重大挑戰。心理學家指出，一般運動員會在事情進展不順利，又或面對不同意見時，心理健康會受到影響；但對身體殘疾的運動員而言，他們最常聽到的是被質疑沒有能力完成某件事，因此心理醫生對殘奧運動員建立信心和調整心態非常重要。

英國殘奧柔道選手鮑威爾便是接受心理治療後，恢復信心的一個例子。鮑威爾患有先天性視神經細胞營養不良，他在2012年倫敦殘奧會後一度決定放棄柔道。鮑威爾在疫情期間有過隔離和染疫的經歷，但其實在疫情前，他已開始感到疲累，「作為視障人士，想要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，但同時又需要他人幫助。」

鮑威爾開始陷入自我否定的痛苦，對任何事都沒有動力，即使在訓練時也想着：「我這樣做有何意義？」鮑威爾的家人除了嘗試開導他外，還為他找來一位心理醫生。鮑威爾表示，在他和醫生談話後，他感到卸下了包袱，「過去一年的心理治療，可以說是救了我一命。」恢復信心的鮑威爾，今年再次代表英國出戰東京殘奧會。

英國心理學會分支運動及訓練心理學成員巴克指出，一些運動員可能是發生意外導致殘疾，因此心理醫生還要幫助他們接受身份上的改變。

●現代科技令殘奧運動項目生色不少。路透社

義肢企業

研發義肢廿載 衝破想像潛能



●辻沙繪成功入選代表隊出賽。

殘奧健兒在賽場上奮勇拚搏，為選手設計義肢等輔助工具的義肢企業和研發團隊，同樣功不可沒。冰島義肢公司Össur使用靈活的「刀鋒」義肢取代模仿人體的傳統義肢，協助十多名運動員參加殘奧。日本研發團隊也通過改善義肢設計，幫助肢體跑手在最後時刻獲得東京殘奧入場券。

Össur由肢殘人士克羅斯廷松創立，原本只是生產義肢緩衝軟墊，2000年收購義肢製造公司Flex-Foot後才開始生產義肢。Flex-Foot創辦人菲利普斯從獵豹身上獲得靈感，設計出由碳纖維製成、輕盈牢固的「C」型腿腳義肢，由Össur工程師根據不同運動項目作出細微調整。

Össur通過掃描運動員跑姿，設計出最貼合肢體的義肢。所有「刀鋒」義肢需經過200萬輪嚴格測試，承重量達300公斤。

更科學的義肢設計還幫助不少運動員提升成績。日本殘疾跑手辻沙繪右臂肘部以下先天缺失，一直用義肢保持身體平衡，日本體育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聯合研究發現，她的義肢會在奔跑期間壓迫手臂神經，產生感官障礙，影響她的成績。辻沙繪於是在建議下更換一個形似護腕帶、可以附在上臂的義肢，她過去在比賽中段經常出現的麻木感隨之消失，讓她能更好控制義肢擺動，順利於今年4月入選日本殘奧代表隊。

選手家人

同行貼身照顧 支持永不缺席



●家人的陪伴對健兒重要。

考慮到身體障礙可能造成不便，部分殘奧運動員會有個人護理助理同行，包括他們的家人。但美國殘奧委會早前以新冠疫情為由，禁止家人陪同運動員前往東京，這導致殘奧游泳選手邁耶斯只能宣布退賽，指出若沒有母親作為她的個人護理助理，她會面臨極大困難，可見家人對殘奧運動員的重要性。

美國殘奧委會指出，由於疫情限制，代表團工作人員人數會有所縮減，邁耶斯身邊並沒有瑪麗亞或指定個人護理助理陪同，「這使我崩潰，因此我很清楚若這次沒有母親陪我去東京，我將面臨什麼困難。」

26歲的邁耶斯先天性失聰和失明，她在2016年里約殘奧為美國贏得3面金牌和1面銀牌。邁耶斯的母親瑪麗亞自2017年起陪同女兒參加比賽，她指出由於邁耶斯有視力障礙，在很多情況下需要一對一協助，當她陪伴在邁耶斯身邊時，可時刻為女兒指引方向。在里約殘奧期間，邁耶斯身邊並沒有瑪麗亞或指定個人護理助理陪同，「這使我崩潰，因此我很清楚若這次沒有母親陪我去東京，我將面臨什麼困難。」

多名國會議員早前去信美國殘奧委會，要求殘奧委會撤回禁止家人陪同運動員參賽的決定，指出個人護理助理對殘疾運動員而言非常重要，應將其列入必要工作人員。

服務犬

陪伴無怨無悔 「牠是我的眼」



●帕戈尼斯與Radar。

東京殘奧期間，不少陪伴殘疾選手身邊的服務犬成為吸睛焦點。不論對於殘奧選手還是其他殘障人士，服務犬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日本殘障群體也希望借助殘奧機會，讓社會認識到服務犬的重要性，對服務犬更加接納包容。

17歲的美國盲人泳將帕戈尼斯身邊，便有導盲犬Radar陪伴。這對拍檔從去年夏天開始合作，Radar當時只需約一周，便熟悉美國殘奧訓練中心布局，讓帕戈尼斯可以自由行動。帕戈尼斯在東京殘奧S11級400米自由泳贏得金牌，實現了為自己的「黃金狗狗」獲得冠軍的願望，「牠幾乎就是我的眼睛，所有人都相信牠是最優秀的。」

不過在日本，當地雖於2002年通過《身體障礙者服務犬法》，規定服務犬可陪伴殘障人士進入交通工具或公眾場所。但2019年調查仍顯示，當地約半數攜帶服務犬人士都有過被醫院、食肆或其他場所拒之門外的經歷。旅居日本的38歲美國失明人士埃代博德和導盲犬Dun-away，便試過被東京食肆拒絕進入，令她感到難過，「我的導盲犬不是裝飾，是必需品。」

「日本補助犬協會」指出，當地服務犬數目還非常少，要讓社會改變態度、遵循服務犬指引仍有難度。